

# 『韵学集成』研究

王进安 著

上海三所書店

名或作濂又去  
去見下音黏  
**熯** 車輞絕也又火不絕

絕**簾** 箔也釋名簾廉也自障蔽為廉耻也廣韻簾箔  
 貌**簾** 三秦記明光宮以金玉珠璣為簾箔或作**熯**  
 徐曰熯帷字今  
 俗作**簾**亦作**熯**  
**礫** 赤礪石廣  
 韻亦作**礫**  
**匳** 鏡匳又盛香器亦作**斂**本  
 作**斂**玉篇鏡斂徐  
 奩**斂** 漢皇后紀字後  
 漢書注鑑匣也**斂** 草名廣韻蔓草  
 詩**斂**蔓于野草

木疏云似括樓葉盛而細子黑  
 如燕奠不可食又上去二声  
**帘** 酒帘酒望子  
 一曰酒家幟**儉** 大長喙  
 又去声

見上  
**斂** 收養也聚也又斂孟地名左傳齊侯  
 音險晉侯會于斂于徐音廉又上去二声  
**霰** 廣韻  
 久雨**霰**

蜚蠊  
**穰** 禾  
**藜** 藟也又草名荻也  
**鬚** 鬚也集  
 韻鬚**敷** 敷鼓鼓  
 初打也

亦作**謙**  
**擻** 玉篇  
**輾** 車  
**蟻** 集韻引說文海蟲也長寸而  
 白可食一曰蛇名覃韻音銜

打鼓  
**輾** 輞  
**蟻** 白可食一曰蛇名覃韻音銜

六四十一

# 『韵学集成』研究

王进安著

上海三联书店

名或作濂又去  
志見下音黏

**燂**

車輞絕也又火不絕貌

絕**簾**箔也釋名簾廉也白障蔽為廉耻也廣韻簾箔貌三秦記明光宮以金玉珠璣為簾箔或作幪

**幪**上

徐曰幪帷字今俗作簾亦作幪

**礫**

赤礪石廣韻亦作礫

**匱**

鏡匱又盛香器亦作斂本

作**斂**玉篇鏡斂徐曰斂斂也

**奩**

漢皇后紀字後漢書注鑑匣也

**藪**

草名廣韻蔓草詩藪蔓于野草

木疏云似括樓葉盛而細子黑如燕奠不可食又上去二声

**帘**

酒帘酒望子一曰酒家幟又大長喙

見上**斂**收養也聚也又斂孟地名左傳齊侯音險晉侯會于斂于徐音廉又上去二声

**霏**

廣韻雨霏

蜚蠊**穰**禾名**藪**藪也又草名荻也

**鬚**

韻鬚

**敷**

敷鼓鼓初打也

亦作謙**揅**玉篇打鼓

**輶**

車輞

**蠖**

集韻引說文海蟲也長寸而白可食一曰蛇名覃韻音銜

**斂**

斂斂

斂斂

斂斂

斂斂

斂斂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韵学集成》研究/王进安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6

(旗山新文丛)

ISBN 978-7-5426-3016-2

I. 韵… II. 王… III. 汉语—音韵学—研究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237 号

## 《韵学集成》研究

---

---

著 者 / 王进安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熊小凡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10 千字

印 张 / 11.625

---

ISBN 978-7-5426-3016-2/I·418

定价: 27.00 元



本书是 2006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韵学集成〉与宋元明相关韵书的传承关系》(06CYY008) 的前期成果, 同时也是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课题、福建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扶苗基金”和“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的出版, 得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全额资助, 特此致谢!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作者、成书时间、版本、体例及其他

《韵学集成》，全名《并音连声韵学集成》，书成于明天顺庚辰（1460年），又有“新编”和“重刊”两种，故耿振生认为“《韵学集成》全名《新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sup>①</sup>作者章黼（1378—1469），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字道常，别号（一字）守道。据清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嘉定县知县宜黄程其珏撰《嘉定县志》（卷二十四·艺文志一）载：

“《韵学集成》十三卷，明章黼书著，桑悦殷都序。此书以《正韵》为主，其字多用《篇海》、《龙龕手镜》之怪体，其音兼载《中原音韵》之北声。书成于天顺庚辰。《直音篇》七卷，浙江采辑，书录曰：取四声之字并而属之，每字系以直音，以便习读。其有音无注者三千余字附焉。”卷十九，《人物志·四》载：“章黼，字道常，一字守道，居大场北章村，年三十病足，绝意进取，考订六书，集正体三万余字，编成《韵学集成》，其分部遵《洪武正韵》，四声具者九部，三声无入者十一部。其隶字先后从《韵会举要》例，以字母为序。其分配五音，以影晓二母，从《玉篇》属宫，不从《韵会》属羽；匣喻二母，从《韵会》属商，不从《玉篇》属宫；帮滂并明四母，从《玉篇》属宫，不从《韵会》属羽；非敷二母，旧谱均误，属宫改为属徵。又字加训，故别为《直音篇》，历二十九年始成，年八十卒。后十余年，子冕出其书，佾事吴瑞、御史刘魁、知县吴

<sup>①</sup> 耿振生. 明清等韵学通论. 语文出版社, 1992: 240.

哲高荐，先后梓行。”<sup>①</sup>

以上记载有章氏自序为证：“予不幸早失怙恃，学识寡陋，年逾三旬，偶致伤足，跬步难行，课蒙私塾，因览诸篇韵音切，音有差谬不一，欲为更定，由是夙夜孜孜纂集编录。足疾见瘳，缮写自宣德壬子岁起至正统丙寅稿成。重理之，历丙子，凡数脱稿，迄天顺庚辰书完，计帙二十本……练川邑横塘章黼八十有三谨识。”（明成化年间刻本）

《集成》的出版颇费周折，也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据成化丙申岁秋七月望日海虞桑悦书的《韵学集成序》记载：

“练川章先生，名黼，字道常，别号守道，平生隐居教授，不求闻达，著《韵学集成》若干卷，凡收四万三千余字，每举一声而四声具者自为帙，二声三声绝者如之，仍别为《直音篇》，总考其字之所出，前此未有也。没后十余年，其子冕将侵诸梓，时闻杨吴公克明适以名进士为兹邑令，一时大夫士咸祈其成。吴公难之曰：‘《洪武正韵》一书，革江左之偏，音美矣尽矣，万世所当遵守者也。奚他赘为？’金曰：‘是韵正所以羽翼圣制也。古今以韵名家者不一，《广韵》梁栋也，《韵会》榱角也，我朝《正韵》一书，择众材而修正之，广居成矣。兹又益之以《龙龕》诸韵，外卫之以城郭，内实之以奇货，覆庇后学之功不浅浅也。且《正韵》之修，太祖高皇帝运其成规，授之宋濂辈以竟其事。覲大圣人制作，诚度越千古而无间矣。帝王以万世之才为才，有臣于数十年后以濂自拟，克遵旧规，少加张皇，亦何尤哉？’疑释已，遂募好事者经营其费，适钦差提督水利浙江按察僉事丰润，吴公廷玉按临兹邑，又力替之人乐于助。不数月，讫工，金求予言弁诸首。……其著是韵也，苦心焦思积三十余年始克成编，不得吴公为令以传之，又将付之乌有，岂不深可惜耶？天之暂屈，吴公所以永伸也。吴公文章学行俱悬群众，小试为令，恒以六事自责，以公生明，以廉生威，邑用大治，此持其一，举手投足者云。”

《集成》的版本，我们知道的有六种刻本，据《四库全书存目》记

<sup>①</sup> 程其珏. 嘉定县志. 尊经阁藏版, 光绪庚辰重修.

载,共有五种版本:明成化十七年刻本《新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十三卷直音篇七卷》;明成化十七年刻、嘉靖二十四年张重、万历九年高荐递修本《新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十三卷直音篇七卷》;明万历六年维扬资政左室刻本《新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十三卷直音篇七卷》;明万历六年维扬资政左室刻本清丁丙跋《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十三卷》;明万历三十四年练川明德书院藏本《新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十三卷重订直音篇七卷》;此外,邵荣芬先生还提到了清康熙四年(乙巳)补刻本。他说:

“我们发现《集成》有三种本子。

- (1) 明成化十七年原刻本,间有后人补刻处。简称原刻本。
- (2) 明万历六年(戊寅)刻本。简称万六本。
- (3) 清康熙四年(乙巳)补刻本。简称康熙本。

原刻本书名作《新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其他两刻本把‘新编’改为‘重刊’。原刻本、万六本有桑悦、徐博、刘魁三人序。康熙本删徐、刘二人序,加余敏、王泰际二人序。

原刻本残缺漫漶之处较多。万六本是陈世宝重订本。在字的次序和注释方面改动都较大,当然也波及《集成》所引《雅音》材料。康熙本所王泰际序是对六十年前一个刻本的补刻本,也就是对明万历中期一个刻本的补刻本。这三个本子互有长短”<sup>①</sup>。

李新魁先生也提及“此书有成化年间刻本,后又补刻于万历辛巳年(公元一五八一年)。此书自宣德壬子年(一四三二年)开始写作,至天顺庚辰年(一四六〇年)才完稿,历时近三十年。”<sup>②</sup>李先生所说的万历辛巳年,即万历九年。邵先生、李先生所提到的刻本,分别在首都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这些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一种是

① 邵荣芬. 中原雅音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

② 李新魁. 汉语等韵学, 中华书局, 1983.

“明万历六年维扬资政左室刻”(即 1578 年),题名“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另一种刻本笔者看不到原书,但北海分馆的工作人员出示的资料为“明成化十七年”的刻本,题名“新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首都图书馆也藏有两种刻本:一种是“清康熙四年”刻本,另一种是“明万历六年”刻本;北大图书馆也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明成化十七年”刻本,另一种是“明万历九年”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则藏有“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综上所述,《集成》的刻本,共有六种。其中,“万六本”比较普及。另外,由于刻本的不同,《集成》的名称也略有不同,总体上来说,最主要有“新编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和“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两种。

本文采用的刻本是“万六本”,即首都图书馆藏明万历六年维扬资政左室内刻本、陈世宝重订本的影印本,见于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 208 册。

《集成》体例,与《洪武正韵》(以下简称《正韵》)较为不同。其韵部分为二十二组(平上去入不分开)共七十六韵,若干组成一卷,共分十三卷,在每组韵部之前,都有一类似韵图、罗列所有小韵首字的总目表,依声类将小韵首字横列若干组,每组小韵首字按平上去入四声相承竖列,并标明七音、清浊、助纽和反切,声类相同而四呼不同的,则另列标出。如《凡例》所言:“今韵所增之字,每字考是依例并收;每韵目录以领音之字遂一定音切声号;每音平上去入四声连之;每字通义详依韵书增注;字有多音者,以他音切一一次第注之;字有相类者辨正字体偏旁两相引注。”其韵分类,基本上以一大类分成一卷,东(举平以赅上去入,下同)、真、先、阳、庚类各分一卷;两或三小类合成一卷,如支齐、鱼模、灰皆、寒山、萧爻、歌麻遮、尤侵、覃盐类各合成一卷,共十三卷。其与《正韵》体例上的最大区别在于韵字的排列上。《集成》是每一韵部的每一类小韵都是平、上、去、入四声相连,形成二十二组七十六韵的体例,如东韵包含东董送屋四声相连的四韵,该韵的三十七小类中,每一类都依平、上、去、入四声依次列出。而《正韵》的韵目则是依《广韵》韵目的排列次序,列为一东、二支、三齐、四鱼等



平声二十二韵,上声一董、二纸、三荠、四语等二十二韵,去声一送、二寘、三霁、四御等二十二韵,入声一屋、二质、三曷、四辖、五屑、六药、七陌、八缉、九合、十叶等十韵。虽然总韵目是相同的,《集成》四声贯,《正韵》则四声分叙。《集成》虽依四声一贯,分成二十二组,但每一组自成一图,用徐博序言的话来说,是“声韵区分,开卷在目”,这就体现了韵图的特征——声韵调的表格化。这表格化的二十二图,确实给检览者大大提供了方便,也是《集成》体例独特的一个体现,就连是改订《集成》而成的《并音连声字学集要》,也只是把小韵首字列表于前,而无法将声类、反切等诸方面内容列表体现于每一韵部之前。可以说,在这点上,《集成》的工具性更强,尤其是其助纽字的使用为声类的归纳提供了详细的材料。这些优点都是《正韵》所没有的,因而可以说《集成》的这一体例正好显示《正韵》的不足之处。

## 第二节 《集成》的研究情况述评

对于《集成》的研究,主要是其音系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曾进行过研究和讨论,但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有四种。如:

张世禄先生认为是南北混合派,其“特点有四:一、字母依照《洪武正韵》,保留浊音;二、保留闭口韵;三、并等为呼;四、保留平上去入四声之分”。<sup>①</sup> 耿振生先生将其归入“混合型等韵音系”中的“删并三十六字母而保存全浊声母的等韵音系”一类(238页)。但又认为“《韵学集成》、《声韵会通》、《字学集要》都是吴方言系韵书”<sup>②</sup>。

李新魁先生把它归入《正韵》音系,认为是明代中后期的读书音。他认为“《韵学集成》本是一部韵书,但各部之前均列有一韵图总摄其字音。……韵类方面,反映的基本上是《洪武正韵》的系统。声母方面,它把三十六字母中的知、照组声母合在一起,又并疑于喻(疑纽在

① 张世禄讲授,李行杰整理. 等韵学讲话提纲(一). 青岛师专学报,1990,(2).

② 耿振生. 明清等韵学通论. 语文出版社,1992:16.

开口呼字中仍存在),并娘于泥,所以只有三十一个声母。它采用《古今韵会举要》的做法,以宫商等七音及清浊来区分声母,另一方面,又按呼的不同,将声母分为一百四十四声。……《韵学集成》的审音定切,有参与明代另一部分韵书《中原雅音》之处,但它的语音系统更接近于《洪武正韵》。”<sup>①</sup>同时,李先生也指出:“明清时代反映读书音系统的韵图,除上举《字学元元》……之外,还有一些韵图附于表现明清时期读书音的韵书之前,作为韵书列字的纲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章黼前面的韵谱……其语音系统与《横图》、《直图》都很相近。它反映的也是明代中后期的读书音。”<sup>②</sup>杨耐思先生也认为《集成》“是根据当时流行的多种古今字书、韵书纂集的,收字四万三千多个,注释杂采众说,兼收并蓄。它的音韵系统完全按照《洪武正韵》编辑,计声母三十一类,韵母七十六类(平、上、去各二十二类,入十类),声调四类”,也持“《正韵》音系说”的观点<sup>③</sup>。但在声类的总数上,李先生后来又指出:“明代主要的韵书、韵图保存或取消全浊音的情况大致如下:保存全浊音……《韵学集成》,嘉定人章黼撰,书成于1481年之前,分声母为三十类。”<sup>④</sup>李先生后面提到的“三十”声类,可以说与本文对声类系联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此外,邵荣芬先生的《中原雅音研究》一书主要根据章黼《韵学集成》所引述的《中原雅音》注音资料,通过考证和构拟,使失传已久的《中原雅音》音系基本上得到了还原。邵先生认为《中原雅音》是1398—1460年之间的产物,其基础方言大致是河北井陘一带的方言<sup>⑤</sup>。音系具有很多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语音特点,如只有三个声调,影疑母字失声母后,在一定条件下,增生了几个声母,等等,从而能为进一步弄清近代北方语音发展的脉络提供一些重要线索。

① 李新魁. 汉语等韵学, 中华书局, 1983: 228—229.

② 同上: 255—256.

③ 杨耐思. 韵学集成所传中原雅音. 中国语文, 1978(4): 255.

④ 李新魁. 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 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 1991: 118.

⑤ 邵荣芬. 中原雅音研究.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 92.

高龙奎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韵学集成音系初探》是一篇专门针对《集成》音系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作者从概说、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和音系基础讨论等五部分来展开论述,并认为“《韵学集成》的确是一种混合音系,但它并不是吴方言系的韵书,尽管它里面有些语音成分是反映吴方言的,从整体上来讲,它不是以吴方言为音系基础的韵书。”他认为《集成》的音系“兼顾了‘雅’‘正’之音与方言中的某些语音特征,是一种混合型音系,是从方言和古今韵书中取材,‘加以折衷取舍,构成一个混合型的音系’”。下面,我们就将该论文对《集成》音系的分析情况摘录如下:

《韵学集成》中存的“雅”就是“依据传统韵书所演化下来的语音系统归纳音类”,所谓求的“正”是指“依据‘规则’的音变来审定音系”,“存雅”“求正”的结果是“很少有不规则音变的现象”。韵书中有许多地方追求的就是“雅音”和“正音”。

声母方面看,首先全浊声母的存在,就是典型的“存雅”表现,与《韵学集成》差不多同时的北方官话系统的《韵略易通》中已经没有了全浊声母,《韵学集成》中全浊声母的存在,应是“存雅”的结果。疑母和喻母在一些韵里已经合并了,但章氏在一些韵中又有特殊的处理,如东韵中喻母包括原喻母字和原疑母字,韵图中疑母排中喉音“影晓匣喻”之后,其用意也在于疑母已并入喉音中,与喻母合并,韵书中先列原喻母的平上去入,次列疑母的平上去入,作者之所以将并入喻母的疑母又标目为“角次浊音”,正是因为“存雅”的结果,二者中古音有别。另外,禅母和日母在《洪武正韵》中有合并的表现,如真韵中“惇”和“纯”、“盾”和“蝮”,均音同,禅日合一是吴语特征的表现,而《韵学集成》中不同音,禅母与日母离析,又是“求正”的表现。同样,萧韵中的“绕”和“邵”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此外,《洪武正韵》中一些船禅合音的例子,如尤韵中“雏”、“俦”同音,章氏则分开,这也是作者“求正”的结果。

韵母方面,《韵学集成》中仍然保存着入声韵,而且承配阳声韵,保持着-m:-p、-n:-t、-ŋ:-k相配的格局,这正是作者“存雅”的表现。再像阳韵中的“江”既收入了“姜”小韵中,又独立为一个小韵,独立成一个小韵是作者受自身方言的影响,而与“姜”的合并则是一种“求正”的表现,《韵略易通》中“江”与“姜”已经音同。声调方面,平声不分阴阳,全浊上声未变去声也都是“存雅”的表现。

当然,《韵学集成》的音系中除“雅”和“正”的成分之外,还有方言的语音成分,如声母中仍有明显的吴语特征,真韵中“纯醇”与“唇盾”同音,先韵中“缮”与“舌”同声母,庚韵中“石”与“食蚀”同音,都是禅母与船母合并的例子,船禅合一正是吴语的特征;韵母中“姜”与“江”的对立,寒山韵的分列,也是吴语特征的表现。另外,还有些北音成分,作者在许多字的注释中引述了《中原雅音》的音读,从这些音读,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北音,也有些作者直接借用,如支韵中“倪”的安排,《洪武正韵》“倪”属齐韵,与“移”不同音,《中原雅音》“倪”“音移”,章氏便将“倪”归入支韵的“移”小韵中,章氏采用《中原雅音》中的读音作为归字标准,也就间接地反映了北方方音。

正是由于《韵学集成》中存在“雅”“正”及方言成分,才使得韵书表现出一种复杂的音系系统,成为古今南北的混合体。这既是作者囿于自身审音水平、审音标准的结果,又是受自身方言及其他方言、古今韵书的影响。总之,《韵学集成》的音系应是一种混合型音系,其中“雅”“正”成分是音系中的主流。<sup>①</sup>

以上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集成》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音系?一个是《集成》的声类是多少?各位专家、学者在上述研究中针对这两个方面问题所阐述的观点,为进一步研究《集成》的

① 高龙奎. 韵学集成音系初探. 山东师范大学 2001 年硕士学位论文.

音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结论和思路。本文就是想在以上专家研究的基础上,从《集成》的声韵调开始,并结合其一系韵书的综合比较,从历时和共时比较的角度来分析《集成》的音系问题,为全面推进对《集成》的研究作引起添砖加瓦的工作。

### 第三节 《集成》研究方法论

对《集成》的音系研究,声韵调的界定是至关重要的,从《集成》的体例来看,其韵部与声调已经十分清楚,而在声类方面,至今却未有统一的结论。因此,对《集成》声韵调的研究,主要放在声类研究上。当然韵调也有必要进行简要分析,同时主要将《集成》与其关系密切的一系韵书的比较研究,从而对这一系韵书的总体概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一、统计法

这是贯穿全文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数据统计来分析问题。本文撰写过程中,运用统计法来分析数据并得出结论的地方不少。如对小韵首字总数及其归类进行统计,通过对小韵首字的统计,并结合声韵调情况,就能给每一个小韵确定位置,有利于对每一个小韵首字的分析;统计法还体现在声类数、韵部数和声调数的统计,韵部尤其是在同一韵部中,声类相同,韵又分为若干小类的反切上字、下字进行统计,主要是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聚类分析,为韵部再细分情况的分析服务;此外,还有浊上是否归去的例子统计、声类合并情况的统计、不同韵书小韵首字异同情况的统计、《集成》引用其他韵书情况的数据统计等等。这些统计主要为分析或者归纳服务,这是较为简单而又可行的一种方法。例如,参照宁忌浮先生统计,在七十八个常见的古全浊上声字中,是否已经变为去声<sup>①</sup>? 通过统计,就可以清楚地

<sup>①</sup> 宁忌浮,洪武正韵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120—125.

看出《集成》中这些古全浊上声字的读音情况；尤其是通过统计，还可以将《集成》与《正韵》的古全浊上声的读音变化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相关结论。总之，本文的不少结论都是建立在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的基础之上。

## 二、系联法

对声类的研究，则主要采用统计法和陈澧反切系联法。反切系联法则是声类归纳的主要方法。陈澧反切系联法(1984)的三个条例是：基本系联条例、分析条例和补充条例<sup>①</sup>。

其基本系联条例指出：“切语上字与所切之字为双声，则切语上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声必同类也；……切语下字与所切之字为又叠韵，则切语下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韵必同类也；……切语上字即系联为同类矣，然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切语上字两两互用故也。如多得都当四字，声本同类，多，得何切；得，多则切；都，当孤切；当，都郎切。多与得，都与当，两两互用，遂不能四字系联矣。今考《广韵》，一字两音者，互注切语，其同一音之两切语上二字声必同类，如一东冻，德红切，又都贡切，一送冻，多贡切。都贡、多贡同一音，则都多二字实同一类也。今于切语上字不系联而实同类者据此以定之。切语下字既系联为同类矣，然亦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切语下字两两互用故也。如朱俱无夫四字，韵本同类，朱，章俱切；俱，举朱切；无，武夫切；夫，甫无切。朱与俱，无与夫，两两互用，遂不能四字系联矣。今考平上去入四韵相承者，其每韵分类亦多相承，切语下字既不系联，而相承之韵又分类，乃据以定其分类，否则虽不系联实同类耳。”

分析条例是：“《广韵》同音之字不分两切语，此必陆氏旧例也。其两切语下字同类者，则上字必不同类，如红，户公切；烘，呼东切；公东韵同类，则户呼声不同类。今分析切语上字不同类者，据此定之也。上字

<sup>①</sup> 陈澧. 切韵考.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4: 2—5.

同类者，下字必不同类。如公，古红切；弓，居戎切；古居声同类，则红戎韵必不同类。今分析每韵二类、三类、四类者，据此定之也。”

补充条例是：“切语上字既系联为同类矣，然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切语上字两两互用故也。如多得都当四字，声本同类，多，得何切；得，多则切；都，当孤切；当，都郎切。多与得，都与当两两互用，遂不能四字系联矣，今考《广韵》一字两音者，互注切语，其同一音之两切语，上二字声必同类，如一东冻，德红切，又都贡切；一送冻，多贡切。都贡、多贡同一音，则都多二字实同一类也。今于切语上字不系联而实同类者，据此以定之。切语下字既系联为同类矣，然亦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切语下字两两互用故也。如朱俱无夫四字，韵本同类，朱，章俱切；俱，举朱切；无，武夫切；夫，甫无切。朱与俱，无与夫，两两互用，遂不能四字系联矣，今考平上去入四韵相承者，其每韵分类亦多相承。切语下字既不系联而相承之韵又分类，乃据以定其分类。否则虽不系联，实同类耳。”《集成》的声类绝大多数用基本条例和补充条例系联出来。其分析条例是用来检验系联结果的一种有效方法，虽然在《集成》的声类系联中没有用上，但在其声韵类分析及其与《正韵》等韵书比较时，我们用的就是分析条例。

在运用反切系联规则时，尤其是在声类的归类中，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切上字的一种聚合关系的分析。

### 三、对比分析法

通过将《集成》与同一系韵书的声韵调的归并异同比较，来分析《集成》与这些韵书之间的联系或传承关系，从而更全面深入地对《集成》音系进行分析。对比分析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主要是《集成》声韵调的内部比较，即进行声类内部的比较分析、韵部内部的比较分析，以及声调内部的比较分析等本体性的研究，来探讨《集成》的声韵调情况。如通过声类的系联，分析其与“七音三十六母反切定局”的关系，以及其对中古声母的合并情况。本文概括出《集成》只有三十个声类，就是结合系联的实际情况，并将其与

“七音三十六母反切定局”进行比较分析,并详细分析了泥与娘不分、喻与疑不分、非与敷不分以及知照不分、彻穿不分、澄床不分的具体情况后才得出的。另外,《集成》与《韵会》的七音、清浊关系和小韵合并情况、《集成》与《正韵》的小韵排列情况和韵字增减情况、《集成》与《中原雅音》的音读比较等,都是通过对比分析来完成的。

第二,通过切语的对比分析,来看《集成》与《五音集韵》、《正韵》、《韵会》等诸韵书之间切语的异同,从而为进一步探索其传承关系积累语言材料。另外,还通过切语的比较分析,来讨论《集成》与《直音篇》、《字学集要》某些韵字的细微差别,并分析它们与韵部的关系以及切语的改变与音系的关系等。

第三,通过把《集成》与其他韵书的宏观(如体例等)和微观(如个别韵字的声韵调异同等)比较,来探索《集成》与其他相关韵书的音系关系。具体来说,主要是将《集成》的声韵调与《五音集韵》、《韵会》、《正韵》、《直音篇》、《字学集要》以及《中原雅音》等韵书的声韵调进行比较,并对相关体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对它们之间的声韵调关系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第四,通过语音材料的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分析语音材料所反映的语音异同,从而对比韵书之间的亲疏关系。由于相距时间不远,《集成》的语音材料与《正韵》的语音材料进行比较,可以说是一种共时平面上的比较。而相对来说,宋金元时期的韵书,离《集成》的时代都较远,《集成》与这些时代韵书的比较,就可以算是一种历时平面上的比较。如《集成》与《集韵》、《五音集韵》和《韵会》之间的比较等。

#### 四、类推法

主要用在不同韵书之间的历史比较上,通过一些韵字的异同分析和比较,来推证韵书之间的历史渊源;在声、韵、调的分析上,通过类推法,也可以为我们更科学地分析语音材料提供科学的思路,如在韵母分析中,二十二个韵部中,每个韵部可再细分为若干个小类时,先以东韵为例,把东韵的小韵与中古音进行比较,来分析韵字归并的



中古来源及其与中古的异同。在分析其他各个韵部时,也依东韵的方法,通过类推法来观照这些韵部的细分问题等;又如从“喻疑”的合并,类推到“泥娘”、“非敷”和“知照”等的合并,从而分析其合并的规律性;从声母的排序来类推其七音清浊的是非;还有,如小韵首字的排列顺序,由东、支、鱼等韵推及其他各韵,等等。

## 五、审音法

按耿振生先生的说法,审音法就是“根据音系结构和语音发展规律来研究古音,检验文献材料的考据结果,决断音类的分合”。他说:“王力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一文中把清代古音学家分为‘考古派’和‘审音派’,审音派的特点是‘以等韵为出发点,往往用等韵的理论来证明古音’,‘最大特色就是入声完全独立,换句话说,就阴阳入三分。’王先生对两派的划分包含着研究方法的标准,但不完全以研究方法为标准:‘用等韵的理论来证明古音’,是研究古音的方法,‘阴阳入三分’则是审音的结果,是审音派学者所分韵部的一种特征。”<sup>①</sup>耿先生还列举了唐作藩先生《论清代古音学的审音派》中对审音派特点的界定。《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指出:“审音派有时主观臆测,分合不尽合理,如‘祭’部古本入声,应与‘月’部合并,而戴震则认为是阴声韵,独立为一部;又如‘歌’部本阴声,而戴震则定为阳声韵,与阴声韵‘鱼’部、入声韵‘铎’部相配。”<sup>②</sup>我们的审音法则采用耿先生的定义,主要根据音系结构和语音发展规律来研究古音,我们对《集成》声类分合的古今对比和韵部分类的分析,都运用了审音法。

## 第四节 《集成》研究的学术意义

《四库全书提要》对《集成》的评价很低,《集成》卷末附有“《四库

① 耿振生. 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3—164.

② 马文熙,张归璧. 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Z]. 中华书局,1996:269.